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7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看望银杏

□高邮 姚正安

村子是摇篮,我在摇篮里长大。1980年秋天,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23年的我,负笈求学,到外地谋生。

转眼就是四十多年。年轮悠悠转动,对村子的感情愈加浓郁。2018年4月,母亲远行了,孤独的父亲依然固执地住在村上的老屋里。我回家更勤。可是,去年(2022年)4月29日,父亲亦离我们而去。父母走了,家乡成了故乡,但还是乡呀!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子,是不会在我的记忆里消失的。

10月14日,一位族叔仙逝。上午我驱车回家。村后小路两旁的稻子和往年一样,金灿灿一片。小桥两边的隙地上,长着的扁豆挂着紫紫的豆荚,青菜、萝卜青翠欲滴。一切都是老样子。巷子里,遇上的人都是熟悉的,有的看着我长大,有的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无论谁都非常地热情。有一位嫂子拉着我说,你父亲走后,你就没有回来过。闻此,热泪打转,一股暖流在全身流淌。

我没有忘记村子,村子也没有忘记我。临回前,不由自主地走到一个菜园边。这个菜园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那是2000年7月,我们村子遭遇一场特大龙卷风,村子上死伤若干,一片狼藉。叔祖父(我过继给叔祖父)留给我的两间房子被夷为平地,父母住的房子屋顶被掀翻,院里的一棵合抱银杏树被拦腰折断而亡。

第二年,我在一片废墟上整理出一块平地,砌上围墙,辟为菜地,供父母种植。第三年,又在菜地一侧栽了四棵银杏。

父母确实在春耕夏栽中活动了身肢,也在瓜果蔬菜的收获中获得了成就。

特别是四棵银杏疗治了父母因失去生长多年的银杏而生的痛苦。四棵银杏,三雌一雄,自然授粉。银杏长得很快,蹿得很高,第三年就挂果了。挂果初年,果子很少,也很小,母亲还精心打理了若干枚,让我带给女儿。父亲每年冬天都催着我找专业人员给银杏整枝、施肥,像伺候小孩一样地伺候着银杏。银杏周围被铲锄得干干净净,一根杂草也没有。

有一次回家,父亲拉着我,走到银杏树下,指着一棵银杏说,这棵白果树真蹊跷,两个枝子抱在一起,好玩呢。我一看,还真是的,主干上生出的两枝,紧紧地扭在一起,像父子相拥,母女相抱,形象极了。我信口对父亲说,就叫它父子树吧。父亲看着我,笑笑说,不丑不丑,像呢像呢。

如今,菜园子荒芜了,只剩下四棵银杏。我站在银杏下,仰头望,高及十几米的银杏树,叶子一片片地转黄了,三三两两地脱落下来,随风飘转,显得寂寞和无奈。两棵树上挂着零零星星的果子,肉皮枯黄而干瘪,令人心疼,另一棵几乎无果。我感到奇怪,这是从未有过的。低头看,银杏脚下已经长满了不知名的杂草,有一种叫萝萝藤的野草居然缘树干而上,没头没脑地缠绕着枝叶。我走近银杏,准备扯下萝萝藤,但藤上有尖锐的小刺,无以下手,只得作罢。

这四棵银杏是为父母栽种的。银杏无知也有情。它们在风霜雨雪中一岁一枯荣,在酷暑严寒里一年一花果,它们陪伴了父母接近二十年,从不懈怠。现在父母走了,但银杏还静静地站立着,悄然地生长着。何况,这四棵银杏也是我在村子上的唯一资产,该如何对待它们,我陷入了深思和无尽的苦恼之中。

红旗渠是一部英雄的史诗。据红旗渠纪念馆的同志介绍,如果把开山建渠10年施工的1515万立方米土石方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,可以纵贯祖国大江南北,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。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举!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: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,有着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无穷智慧和力量。

参观结束了,我仍然沉浸在激动和感动之中。回眸红旗渠,我仿佛看到一面面红旗在太行山上猎猎飘展,一个个铁血汉子和巾帼英雄腰系草绳在悬崖峭壁间施工排险,就像雄鹰展翅、翱翔在蓝天白云红旗下;我仿佛听到轰隆隆的爆破声、钢钎的斫声、铁锤的咣当声,如同惊天动地鬼神的交响,在峡谷、在山林、在苍穹回荡。这鲜红的旗帜,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;这雄浑的交响,是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战鼓号角。

回眸红旗渠,她不仅是太行山上一道壮美的风景线,更是一座不朽的丰碑。一渠绕群山,精神动天下。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,已与太古走来的太行山水浑然一体,化为永恒。

回眸红旗渠,渠岸通透如城,在脑海烙印;渠水潺潺如歌,给心灵洗礼。

晴,又像在慢慢欣赏着从季节里摇落的秋,从天上掉落的闲云,从岸上倒映的高低错落的楼房、远山和树木。

谁说南方没有秋呢?南方的秋水最是不会答应的。此时南方的秋水,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,正倚门盼儿归,又像为我们准备年货的母亲一样,早就备好好吃的喝的在等待着归家的孩子们。

看,候鸟和野鸭正对着如镜的秋水梳洗着旅途上的灰尘和疲倦;看,斑斓的落叶有的打着旋儿在秋水里撒着娇;有的趴在石头上慵懒得晒着太阳;有的和着流水的韵律在跳着舞。看,苍鹭像绅士不慌不忙、不急不躁静笃地观江洲渚影,听沙汀雁声,欣赏着“母亲”给它们准备的繁花盛景和丰盛的山珍海味。

南方的秋水里,孕育着丰硕。这等的画面,这慢下来享受生活的画面,多像今天年轻人在爬山时的各种自在摆拍。他们或爬或挂或卧或睡在河边、草丛中、石头上,躺得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多像躺在秋水上被秋水“母亲”纵容的孩子啊,那刻所有的烦恼,都随水而去,消散无踪。

不要在说南方没有秋天了。到南方的秋水中寻秋吧。

## 难以忘怀的一天

□南京 金小明

1993年7月20日这一天,虽然是极平凡极普通的一天,却是三十年来我一直难以忘怀的一天。

这天早晨四点半,天就开始亮堂起来了。酷爱早读的我,五点多就坐到门外的空旷处,迎着和煦的朝阳看书来了。有一阵子,每当我在晨读的时候,总看到不远处,有一个戴眼镜、很瘦弱的年轻民工,用非常羡慕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心想,他肯定也是一个寒门之子。虽然酷爱读书,但因读不起书只能辍学,或因高考落榜求学不成,只能外出打工谋生了。但他又是多么的心有不甘啊。进而我又想,若是1978年我没有考上大学,想必现在也是他这个样子吧?

上午十时许,我外出办事路过繁华的新街口广场,远远就听到了《二泉映月》那优美而又凄凉的乐曲声。我循声走去,见一位五十多岁的盲人,正坐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,晃动着脑袋尽情地拉着这首曲子。他上身穿一件没有纽扣的破旧中山装,两只光脚丫子的前面摆着一个塑料盆子,内有少许的硬币和纸币。我站在他身边听完了这首曲子,给了他一元钱。趁他稍歇会儿的空当,我俯身问他一天能苦几个钱,他仰起了头,且微带着笑容轻轻地吐出了“十多块”三个字。停了会儿,他又加了一句“勉强能供得起儿子上高中了”。

下午六点半下班回家时,天还亮着呢!离我家不远处,是由五条马路交会而成的一个街心花园。每年西瓜上市的季节,总有三四户瓜农在花坛四周搭了瓜棚在卖瓜。这年雨水多,天不热,西瓜很便宜,还卖不动。我请一对卖瓜父子为我装了两蛇皮袋西瓜。父亲五十多岁,且有眼疾,讲话时半眯着眼显出很吃力的样子。其子二十岁不到,人瘦而脸黄,但懂事而怕苦。过秤付款后,其子就左肩膀上扛一袋,并用左手托住;右手再提一袋,叫我在前面引路,由他送货上门。直至到家后,我转过身来才发现,他直喘粗气,脸色发白,敞开衣服的地方,有一块新鲜的大疤痕。我急忙扶他坐下来歇会儿,拿一瓶矿泉水催他喝。经询问,才知道他前几天开拖拉机运西瓜到城里来时,因下雨路滑翻了车,一车西瓜几乎都摔破了自不用说,他还受了伤。去医院回来后,在家躺了几天。昨天刚能起床,今天一大早就赶来陪父亲卖瓜了。

吃完晚饭后,我坐到屋外来乘凉。住同一幢楼的老木工来找我诉苦。他是远郊乡下人,虽然五十还不到,但蓬头垢面,看上去像六十多岁的样子。他告诉我,来城里当木工已近十年了,因很少回家,老婆早已跟了别人。前不久,儿子又瞒着他,把他的房子也卖了。他边说边抹着眼泪,问我该怎么办,能不能帮帮他。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除了表示深深的同情外,又能做些什么呢?!

其时我已34岁了。虽在机关工作,但正处于人生的第一波低谷。子夜时分,我做了一个十分怪异的梦。梦中我捡到一条无头无尾且在活蹦乱跳的鱼。惊诧之余,我思之再三,终于省悟:没有头尾的鱼,不就是“田”吗?难道是神灵在警示我,不要忘记自己是从田里走出来的穷孩子,要心系劳苦大众,始终做到不忘初心,淡泊名利,志存高远,奋力进取啊!

在这里:一起追寻时光的印记,在斑驳的光影里穿梭。“我走了,到那边来信”。父亲翻越站台的背影,和着橘子的清甜,感动了一个世纪。

南京浦口火车站,是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,让我知道了这里。面对扬子江边这座刻满岁月痕迹的建筑,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曾经的热闹繁华,而是那一对父子,那几只橘子,那儿子眼中父亲翻越站台时的背影。

浦口火车站已经没有了列车穿梭,月台也只是保留了只有几米长的一段。火车站建筑的大部分已围起了挡板,城市微更新展览馆也崭新地立在那里。也许这里太老了,已经不起岁月的风霜。也许,不用很久之后,修旧如旧的浦口火车站会以另一种姿态,和沿江风景带融为一体,展示着城市的过往和现在。

但那位老父亲的背影,却一直还在。到了告辞的时候,我又回望一眼这旧得像古董的车站。

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演员和他演出了一生的那一方舞台。曾经他在这舞台的中央,是那样地吸引着台下观众的目光,是那样地让他们陶醉,是那样地收获了掌声和喝彩。但他的舞台正在隐退。南京站、南京南站、南京北站,一座座宏伟的车站在时代征程中诞生,蒸汽火车、动车、高铁,一种种科技的列车在时代发展中迭代。浦口火车站的背影,留给我们的历史的记忆,也是永恒的情感。

太阳刚刚还悬挂在头顶,不经意间已被谁悄悄地推向了西,由火红向绯红向霞红渐变。在宽阔的江面上,留下了它依依不舍的背影。又渐渐地,这背影也溶解到了江水中,化为无影无踪,把热烈和温暖带上时光的行程,随着扬子江水流向了远方。

“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”回程的路上,远离了扬子江边的浦口火车站,也不见了悬挂在天空的太阳,但父亲翻越站台的这个场景一遍遍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时光漫记

## 背影

□盐城 陈卫中

## 回眸红旗渠

□南京 朱步楼

车到河南林州,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车窗,寻觅红旗渠的踪影。陪同考察的河南省政协的同志手指着远处的山腰说:“看,那就是红旗渠。”只见红旗渠宛如一条漫卷的飘带,在太行山的峡谷之间蜿蜒盘旋,从绿树丛中穿越而来。蔚为壮观的“人工天河”,顿时吸引了全车人的目光。

20世纪60年代,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、改天换地的大无畏精神,在巍巍太行山上,逢山凿洞、遇沟架桥,一锤一钎一双手,苦干10年,削平了1250个山头,架设了152个渡槽,凿通了211个隧洞,建成了长达1500公里的引水灌溉工程——红旗渠,被誉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

在红旗渠纪念馆,逼真的模型、生动的实物、珍贵的照片、翔实的数据,真实地再现了林县人民当年修建红旗渠的艰苦历程。“青年洞”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,由当时的300多名青年用一年零五个月凿通。沿着开山建渠的栈道前行,右边是令人目眩的悬崖峭壁,左边是直插蓝天的千仞石壁。壁上残留的铁桩、铁环、铁丝,是修渠人当年凌空施工的历史记录;渠岸上一块块人工凿成的有棱有角的、裸露出道道白印的青石,是林县人民攻坚克难、坚韧不拔的真实写照。

看到牵牛花开放,就知道南方的秋天来了。

平时,不知道牵牛花躲藏在什么地方。秋天一到,它们就奋力地吐出长长的卷舌,或吸附在高处,或攀爬在低处,热烈地拥抱阳光,开出美丽的花朵,就像一列彩色的火车蜿蜒奔向远方。

这时岸边的芦苇也挺直了腰杆,吐出了硕大的缨穗;还有香蒲,捧出了一枝枝金黄的蒲棒;红蓼的缨穗压弯了腰,几乎要跌进水中去了。红蓼的果实,总有一些掉落在水来,这时,候鸟和当地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,掠过天空时,像刮风一样发出“忽——忽——忽——”的声音,一些鸟儿就齐刷刷啦啦地飞落下去,啄食飘落在水面上的果实和水中的鱼虾。

顷刻间,如镜的水面升腾起各种声音,泛起各色波纹,漾起各种涟漪。

波光粼粼中,几只白鹭在茂密的水草中啄来啄去,那忙碌觅食的样子就像上过发条的表,根本停不下来。一只灰色的苍鹭却呆呆地站在水中,不认真看,还以为它是伫立的一截朽木呢,一动不动。那细长的腿,像怕踩破水里蓝天似的;那闪着墨绿色光芒的眼

微情一刻

## 南方的秋

□广东深圳 逢维

四时有景

旅途况味

自然日志